

《蛋白质女孩》作者王文华的

第一部长篇爱情小说

王文华→著

61×57

他们虽然没有相加成一个偶数
却曾经相乘出一种幸福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61×57/王文华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原出版者: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1

ISBN 7-208-04120-2

I. 6...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600 号

责任编辑 邵 敏 曹 杨

组稿编辑 王楚凤

封面装帧 陈 楠

©2001 王文华

本书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61×57

王文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189,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208-04120-2/G·791

定价 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 56628900×813

台湾角川提供



王文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MBA，后在好莱坞研修电影，现任美国迪斯尼公司台湾分公司企划经理。著有《寂寞芳心俱乐部》、《天使宝贝》、《旧金山下雨了》等多部小说，其所著电影剧本《如何变成美国人》、《天使》获得台湾优良电影剧本奖。

《蛋白质女孩》是作者在大陆出版和发行的第一本著作，其在2个月内即发行20万册，是2002年的畅销书。

Wang Wenhua 1/7

想了解更多王文华的情况吗？请访问：

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

1

林静惠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老师。家在台南,她一直到大学才离家。她和妹妹静雯从小得到父母的宠爱,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从未缺乏。父母对她们的要求不多,好好念书就好。她的确好好念书,只是成绩并不出色,小学起在班上的排名就在中等,一直到大学。家里花了很多钱让她补习,但没什么起色。大学毕业后,她申请了几次美国研究所都没有上。做了四年事,才申请到德州一所大学。硕士毕业时,爸妈特别从台湾赶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从台北到她学校,折腾了24小时。6月的德州艳阳下,两个穿着太厚、太多、太正式的老人家坐在后排,努力撑头看着舞台。当系主任吃力地念出“Chin Huei Lin”,她低着头上台,她爸爸在远处帮她拍了一张快照,洗出来的静惠只有小小的一点。那晚,爸妈在中国餐厅为她庆功。爸爸替她夹起一块肥鱼,然后拍拍她的肩膀说:“学业完成,可以找个对象了。”

这隐隐触到静惠的痛处,她感觉鱼骨卡在喉间,吞不下也吐不出来。静惠是个可爱的女孩,稍微打扮,甚至有人会说她漂亮。从小到大,她给人的感觉是很听话,而在她成长的年代,听话的基本要求是感情空白。高中时,当同学们已经开始恋爱和堕胎,她对男孩子正眼都不敢看。每晚补完习就回家,周末也很少出去玩。邻居们都说:“你们家静惠真乖,你这个妈好福气!”“静惠这么漂亮,却不贪玩,你们教得真好!”林妈妈总是堆满笑容、客气地说:“哪里,哪



里……”心里却无比得意。

只不过这个曾经令父母骄傲的优点,随着静惠长大,慢慢变成担心的来源。特别是当林伯伯发过一次心脏病后,开始关心静惠的终身大事。

“静惠大学都毕业了,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林伯伯问。

“不知道,从没听她提过。”林妈妈说,“你姐姐有没有男朋友?”

“姐姐从来没交过男朋友,”静雯嚼着口香糖说,“我怀疑她是同性恋!”

“你胡说什么?”

“真的啊,我看到她在看女明星的写真集!”

爸妈虽然不会把这样的说法当真,但难免有些疑虑。静惠毕业后第二年,林妈妈的好友陈阿姨的大儿子硕士毕业。两个妈妈煞费苦心,特别上台北,暗中安排四个人港式饮茶。静惠走到餐厅,看到有陌生人在,很得体地握手寒暄,整个饭局中笑容满盈,像桌上烧卖里满出的虾仁。陈阿姨的儿子一表人才,聪明体贴,拿到学位后立刻在台北一家跨国电脑公司工作,是一般女孩都会心仪的对象。他帮静惠夹菜,有礼貌地把筷子转过来。静惠替他加茶,他不停地喝。两个妈妈吃得不多,离开餐厅时却最开心。

“最近有没有跟陈阿姨的儿子联络?”一个月后静惠回台南,帮妈妈洗菜,林妈妈一边刷锅子一边问。

“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

“玩得还愉快吗?”

“还不错。”

“陈阿姨说他儿子后来约你，你都没去。”

“最近比较忙一点。”

这样的对话反复了几次，静惠每次都用忙着工作、忙着准备托福应付过去。她的态度很好，丝毫不会不耐烦或责怪她妈多事。但久了之后，林母也觉得自讨没趣。有时她希望静惠耍个脾气，她就可以借机骂她两句。但静惠不会。她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你不知道怎么跟她生气。

没有人会生静惠的气，她好像从小到大也没生过气。她在学校人缘很好。下课时同学围在阳台上谈笑，她不会是中间耍宝的那个，但永远会在旁边拍手附和。初中时，因为她人缘好，同学选她当风纪股长，结果班上秩序比赛连续几周最后一名。有一次同学逃课，事先来请她“护航”。她一句话不问，只说：“出去一切小心。”

“什么？”同学问。

“出去一切小心。”

后来被老师发现，她说是自己请那个同学出去帮她买东西。她站在教室中央，老师拿着点名簿，在全班面前骂她假公济私，讲得她流下泪来。她立刻被解职，记了一个警告。第二天那个同学问她：

“昨天老师没点名吧？”

“没有啊。”

后来那个同学才知道静惠为她顶罪，她们变成了好朋友。

到了大学，同学间的交情比较淡，但她还是大家喜欢的对象。倘若有人问：“你觉得林静惠这个人怎么样？”“她人



很好。”“她很客气。”“她很有气质。”倘若你想问她最好的朋友对她的感觉,你会发现,她没有最好的朋友,或是说,她是每个人最好的朋友。

她是每个人最好的朋友,所以她周末只能待在家里。静惠给人的感觉是:她是个好人,好得有点距离,好得十分无趣。她像红十字会,默默行善,灾难时特别耀眼,但平时你不会想到她。她不是一个令人兴奋、令人向往的人。

她当然也不至于与世隔绝。为了将来申请国外的研究所,她在大三时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跟着慈幼社去育幼院带小朋友玩。因为她长得可爱,孩子缘特别好。在孩子面前,她摆脱了成人世界的疏离。玩捉迷藏,被抓到时总是夸张地大叫大笑,跪地求饶,起初她还会用手遮嘴,后来就自由地叫出来。有时甚至像个小女生,躺在地上,双手握拳在眼前转动,像在哭闹和擦泪,双腿猛踢天空,奋力抱不平。

当时育幼院有个孩子叫阿金,被老师和其他孩子冷落。阿金个性孤僻,不喜欢吃饭,也不参加任何活动。老师跟他讲话,他故意侧过头去。老师逼他吃饭,他就跑到房间躲起来。育幼院的老师都放弃了阿金,但静惠却注意到他。连续半年,每个星期三,她都做一份意大利面给阿金。连续半年,那份意大利面原封不动地被丢到垃圾桶。直到有一回她改变口味,带来蚵仔面线,阿金才开始吃。她暗中观察阿金,想了解他喜欢什么。同龄孩子喜欢的 Game Boy、圆牌、机器人、遥控汽车,他完全没有兴趣。他唯一喜欢的,是收集帽子。他总是坐在角落,戴着棒球帽,把帽檐压低,对着帽子内缘吹气。于是静惠开始买帽子送他。她知道他不会

收,所以不直接交给他,偷偷放在他床中央,像白床单上开出一朵花。起先阿金不知道是谁送的,不敢戴,统统放在床头,一顶一顶排好。慢慢他知道是静惠放的,就开始戴了。有一回,静惠买了两顶相同的帽子,红色的,一顶戴在头上,一顶放在阿金床前。当静惠带着别的孩子在院子玩时,阿金走出来。

“看,阿金和林姐姐戴一样的帽子!”

静惠指着自己帽子上 Nike 的标志,再指他帽上同样的标志。

阿金第一次笑了。

静惠一直和阿金保持联络,甚至她毕业后开始上班,每个周末还是去看阿金。阿金上小学那天,心情很紧张。早上六点就醒来,八点还不愿出门。静惠请假带他去学校。她牵着他,替他系好鞋带,检查他口袋里的面纸,顺便塞进了一张一百元。他走进教室之前,她叫住他。

“我帮你把水壶的带子调一下。”

他的背带太长,水壶拖到地上。她蹲下来,调整带子的长度。带子卡在铁环上,半天解不开。她张开嘴,用牙齿去咬。她呲牙咧嘴的表情把阿金逗笑,纾解了他原本的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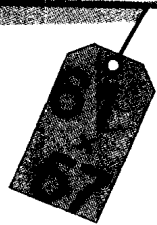
“好了,这样的长度刚好。”

“你下课时会来接我吗?”

“我会一直站在这里,你若不喜欢我就带你回家。”

那是一个母亲的责任。那年静惠 24 岁,一名 24 岁的母亲。

她是母亲,却不曾有过恋情。她长得可爱,爱情却没有



来。追她的人不少,没有一个能走近。她喜欢的人是谁,没有人知情。对追她的男生,她会接电话,回 E-mail,让他们把她放在 ICQ 的名单中。但当别人一旦开始约她,她就以一种有礼而疏远的方式逃避,“谢谢你的邀请,我可不可以看看我的时间表再给你电话?”“不好意思,礼拜五公司有会,下次有机会再聚吧。”“真对不起,最近家里比较忙,过一阵子我再打电话给你。”

她的拒绝有礼而得体,却令人不寒而栗。

大家所知道静惠唯一的故事,是她做事的第四年,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黄明正。黄明正在台湾土生土长,去美国拿到电脑博士后就留在那边创业,一做十年,在硅谷小有名气。那年他回台北,创立台湾分公司。他比静惠大十岁,诚恳、稳重,有文化素养和经济基础。他追求静惠时,静惠也以同样的礼仪疏远他。但他不泄气,电话从不停。他用硅谷创业那股冲劲和毅力,把静惠当作一个事业来努力,把第一次约会当作 IPO 在追寻。他打电话、送花,在公司楼下等她,早上送豆浆,晚上报明日的气象。他被拒绝时很潇洒,第二天照样来电话。一个星期六晚上,静惠去看电影,片尾字幕完全打完,灯亮,她站起来,看到戏院里另一个还没走的人,竟是黄明正。她本来想偷偷溜走,但黄明正看到了她。

“静惠!”

“嗨……”

两人自然地一起走出戏院,谈着刚才看过的电影。

“想不想去吃点东西?”

“谢谢,时候不早,不用了。”

“那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我自己叫车,很方便的。”

“没关系,我开车,顺路啊。”

“真的不用了,谢谢。”

黄明正很有风地点点头,站在路口陪她等车。车在路边停下,黄明正替她开车门,她坐进去,他关门。她举起右手再见,他微笑挥手。车开动,她转过头挥手,隔着后车窗看到黄明正拿出 PDA,记下车子的车牌号码……

她叫车停下。

她和黄明正在一起时很快乐,像爱书人读到一本好书、好厨师吃到美食。明正和她不同,他建中台大美利坚,从小到大名字都排在前面。到了三十几岁,在电脑界闯出一番事业,却还很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听古典音乐、看欧洲电影、研究军事史。他回台湾只是暂住,行李箱中却带了一套 12 册的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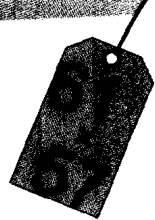
“我考上大学那年,我爸花了两万块买了一套鼎文书局的《二十五史》给我。两万块!那时候不算小钱。一百多本,还得特别买一个书架来放。我当时就立志,一定要把它读完。这么多年了,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看完。”

“你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看?”

“当然有,这几本书,不知道陪我进过多少地方的厕所。”

“你上厕所看历史?”

“整部宋史,我都是在学校实验室的厕所里看完的。”



“你真厉害，我上厕所看时报周刊，你看宋史。”

“不过后来我便秘，不知道是不是跟哪本宋史有关？”

“因为文言文读起来不通顺？”

“不，是看到宋朝没有出息，心痛啊！”

他看宋史，她看时报周刊。他在旧金山住了十年，跑遍世界大城，静惠二十几年都在台湾，到过最远的国家是日本。她和他在一起，有一种上学的感觉。她认真学习，努力表现。明正是好老师，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永远懂得分享和鼓励。有时候，静惠在工作上不顺利，会过度责怪自己。

“我放一首歌给你听。”

他在书架上找出一张 CD，“以前，我也和你一样，什么事都要求完美，要 100 分，要 120 分，高中就想做大学的事，大学就想做社会上的事，赶啊，赶啊，每天都觉得来不及，我那时的女朋友放了这首歌给我听……”

那是 Billy Joel 的《Vienna》，干净的钢琴伴奏，年轻的歌声：

Slow down you're doing fine

You can't be everything you want to be before your time

Although it's so romantic on the borderline tonight

Too bad but it's the life you lead

You're so ahead of yourself that you forgot what you need

Though you can see when you're wrong

You know you can't always see when you're right

**You got your passion, you got your pride
But don't you know that only fools are satisfied
Dream on but don't imagine they'll all come true**

**When will you realize
Vienna waits for you**

“‘Vienna’是什么？”静惠问。

“维也纳。”

“维也纳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我问了好多人，没有人知道。”

“他说维也纳永远会等着你？”

“我想，维也纳可能代表着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理想。只要你有心，只要你还在努力，你的理想就永远会等着你。”

其实当时，静惠心里想的并不是维也纳代表什么，而是明正那句“我那时的女朋友放了这首歌给我听”。明正谈过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五年，分手时难得像戒烟。静惠从来没有多问，她从来没有五年的感情，她从来没有五天的感情，不知道要如何想像或诠释那种关系。她不去想，也不问明正其他的恋情。像明正这样的男人，应该有很多女人追吧。我不要知道，只要现在他和我在一起就好。然而当黄明正说“我那时的女朋友”如何如何时，她突然有一点酸楚，一点嫉妒。曾经也有人叫他“明正”，那样关心他，做他的心灵伴侣。“宋朝虽然在政治上羸弱不振，但在文化工艺上的成就却很高！”那人也许会这样聪明地反驳。那人也许比她漂



亮,有更好的学历,更好的工作,更有趣的个性。那人今天也许还在台北,明正也许和她还有联络。

“你们还有联络吗?”

明正转头看她,吃惊她问这样的问题。

“没有了。当然没有了。”

“你喜欢我什么?”

“干吗突然问这些?”

“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喜欢你的纯真……很多方面,你还是一个高中生。”

“我是高中生,那么那个女人应该是研究生啰!”

“你不要这样,”明正笑笑,“我跟她已经没有联络了。”

“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没有。”

“她学历是不是比我好?”

“我们不要讲她了好不好?”

“你心里有鬼?”

“她是我在柏克莱的同学。”

“所以她学历比我好。她做什么工作?”

“她在 SAP 做事。”

“SAP 是什么?”

“一家软件公司。”

“她是不是有 stock options?”

“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 stock options?”

“这样看来——你们还有联络,所以你知道她在哪里工作!”

“我……”

“我是高中生，那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像她那样的研究生？”

“她虽然上过研究所，其实是个小学生。”

第一次的嫉妒，像清晨四点批发市场的青菜，很湿，很鲜，很便宜，很翠绿。静惠把它放进冰库，眼不见为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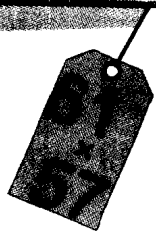
除了嫉妒，静惠也开始第一次感受到很多新的情绪。有时她找不到明正，会忽然慌乱起来，从书桌撤退到床上，一直盯着电话。约会时，有时候明正一个不留神，没听到她问的问题，她会觉得自己说错或做错了什么。像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她突然害怕地发现：她二十多年来完全主控自己生活的日子结束了，她的喜乐，如今被另一个人牵引。

和明正交往最大的恐惧，倒还不是几个小时找不到明正，而是明正迟早要回美国。他们刻意不谈这个问题，但两人都知道明正在台湾只待一年。面对这个阴影，他们学会转变话题，不谈“你什么时候回美国”，而谈“你什么时候去美国留学”。像所有传统的台湾学生，留学是静惠和她家人对她的计划之一。不管她喜不喜欢、会不会念书、能申请到什么学校，美国总是得跑一趟的。但因为托福成绩不好，家里又无法资助她，她只有先工作，一边念托福，一边存钱准备出国。

“我可以借你钱。”

“不要。”

那“不要”是很坚定的，仿佛是一种道德的尺度。如果她连父母都不依赖，怎么能依赖黄明正？



黄明正也没有强求,他想只要时间一到,事情自然会解决。他专心地帮静惠申请学校,特别是旧金山硅谷附近的学校。他们到南海路的美国文化中心,在铺满地毯的图书馆,两个人脱掉鞋,穿着袜子在一排排书架间找留学资料。他们背对背,隔着书架和上面厚重的书,坐在地上,轻声争论着各校的优缺点。

“我去东岸好了,”静惠故意说,“东岸学校比较多——”

“不行!”明正大叫。

她好乐。

他们捧了一大叠书到桌上,长方形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她的头斜靠在他肩膀,一起看着静惠的入学申请书。

“你这里在提到自己优点的时候,必须很明确,只说我的分析能力强、组织技巧好不行,你要举出一些实例,比如你在工作上的经验,你的分析能力到底为公司赚了多少钱……”

她喜欢看这样认真,激动地抓出她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没加s。好像他的世界只有她,她一份小小的申请书是他公司几百万美金的合约。“好,这份改这些地方就好了……”黄明正从申请书中抬起头,静惠的手撑着下巴,脸朝着他,眼睛却闭了起来,她睡着了。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阳光想偷看这对情侣,不知什么时候,透过落地窗,和红色的十字形窗棂,悄悄爬了进来。阳光先是鬼祟地流过地毯,然后爬上桌脚,撑着手臂跳上桌缘,然后放肆地咬住黄明正的右臂,最后,亲上静惠沉睡的额头。那一刻,明正在桌前,静惠在梦中,两个人都相信他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半年后，黄明正回美国的日子到了，静惠没有申请到旧金山的学校，她申请到最好的学校，在德州奥斯汀。

“没关系，我每个礼拜飞去德州看你。”

静惠点头，“还是我去加州那个学校？虽然不在旧金山，总是近一点。”

“或者我再跟公司说说看，在台湾多留一年，你再申请一次，也许明年就上了。”

“我不要你为我改变计划。”

“那你跟我去旧金山，到那边再申请。”

“那我在那边干什么？”

“我们结婚。”

静惠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笑笑，毕竟他们才认识一年，“学业还没有完成，怎么结婚？”

“这两件事有冲突吗？”

“没有，只是不合顺序。”

“谁订的顺序？”

“大家都是这样，总是先拿到学位，再成家。”

“为什么每一件事都要符合顺序？”

“因为……”静惠说不下去。

他们没有达成协议，最后的决定是一个模糊的“我会常去看你”。静惠到了德州奥斯汀，立刻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感冒变成支气管炎，咳了三个月，喝遍市面上所有的咳嗽药水，连中药也试了。为了不让明正担心，她没有告诉她病了。每次通电话，她都用力憋气，猛喝水，不让自己咳。几个周末明正说要来找她，她都以为要考试而婉拒。



“你是不是交了新的男朋友?”

为此他们大吵一架。

第一个寒假明正终于来了,住在五星级饭店,她去找他,看他房间只有一张双人床,肌肉立刻抽紧。她带他玩奥斯汀,台北的愉快又都回来了。晚上回到旅馆,12点了,看到双人床,她突然慌张。

“我好累,该回去了。”

“喔……”明正当然很失望,“累的话要不要就在这儿休息?”

“不用了。”

“没关系啊……”

“不用了!”

“好,那我陪你回去,你一个人,总是不方便。”

“我说不用了!”

静惠大叫出来,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静惠走出房间,明正跟在后面。她按钮,电梯从别层慢慢升上来,两人没有话,盯着电梯所在层数的数字看。门打开,两个人走进来,同时抬头看显示楼层的数字。一个个减少,一层层下降。到一楼时,铃响门打开。

“我先走了。”

静惠快步走开,不给明正追上的机会。明正错愕地站在电梯前,不知该前进或后退,仿佛是一个侍卫,跟丢了他该保护的人。

第二天,静惠还是按时去找明正,两人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走在街上,话少了,声音低了。点菜时,没有仔细